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如此京華
第二十八回 聽梵音故宮開夜祭 辨篡奪秘冊落人間

卻說尾生將和尚攔住，用「來去」兩字的禪機打動那和尚。和尚聽了，一時間覺得四大光明，明心見性，微笑道：「你既曉得來去徒勞，便應自悔，多此一問哩，你看月色闌珊，微霜欲下，我既有此一來，便帶你一去罷。」說完，拉了尾生便走。

尾生覺得他已經挑動到心，絕不是含蘊萬端，像酒店中的和尚了，便一任他拉著，跟著便走。

不多一刻，到了個地方，只見紅牆寂寂，絳殿峨峨，已在故宮左右，有幾個寒蟲，牆下淒然啼著，只這數聲哀韻，已把個十里故宮點染得淒涼幽寂，那些鬼磷青螢更是不必說了，和尚引著他慢慢的沿牆走去，恍惚見有個龍螭蟠舞的大門，原是關係著的，經和尚輕輕一彈，便呀然半啟。和尚便引了他挨身進去，起初遲疑著不欲進去，和尚笑道：「既到這裡，還想躊躇進退麼？」說完，一把拉了他便走。只見千門萬戶，燈火微茫掩映著森森宮樹，悽慘萬象。

和尚像走熟的一般，穿過了幾重庭院，也沒個人來問訊。

到了一個院裡，見別有一天，一帶耐冷未凋的松柏推著條石皮小徑，徑盡處。便見幾廡寺宇。趁月光看去，見一張青石額上金縷（鏤）著「慈雲庵」三字。和尚立定腳跟，將寺門叩了幾下，笑道：「恨不逢賈島，不然這推敲之際，等不到韓昌黎來判決了。」說時早有個小沙彌來開門，見了生客，像有些奇怪的樣子。和尚也不理會，攜著他走到殿上，笑道：「這是什麼地方，居士如今可說話了。」

尾生見殿雖不大，規模卻非常宏麗。當中供著個佛龕，一簾繡幕都金織著雙龍，幕外朱柱丹楹，迥非凡制，便明白了一半，看著和尚微微點首。和尚便領他在殿上參了佛，回到淨室裡來，一叢紫竹淺映窗紗，四壁寒蟲如宣佛號，便揀個座坐了下來。見禪牀上推著一冊書，上簽著《滄桑吟記》四字。正想取來看時，忽聽得牆外樂聲徐動。和尚忙道：「是宮中秘祭大行皇帝的時候了。貧衲是有職事的。請你自坐一回，倘無聊時，這《滄桑吟記》是略足解悶的呢。」說完，披了件袈裟，匆匆走了。

尾生正想讀這一冊。如今得了和尚特別許可，便拿著這部書從頭看著。只見第一行寫著「羊皮褂」三字，下邊寫著一篇樂府道：

羊皮褂，猶如昨，將軍跋扈，男兒善罵。罵彼羊皮褂，款段出都卜以夜。先生恩澤及萬民，么麼跳蕩成書生。朝釣嚴陵，暮出彤庭。弧壓箕服，大禍所孕。

王莽假皇帝，曹操右將軍，君不見朱溫起自椎埋劫盜之兒子，友珪大怒弑其君。

讀著那篇樂府，止不住慨然歎息。再往下看時，卻是一段本事道：

某相以知兵名，恒舞智馭人，顛倒綱紀，皇太后上賓之日，宰輔例以羊皮褂如禮致奠。某相托足病後至，即日罷去。

正看到這兒，和尚已還來了。一面脫著袈裟，一面笑道：

「看完了麼？箇中消息，端不許人間人知道呢。」尾生沉吟道：

「雖沒看完，卻也知其大略。只你拉我這裡來做什麼呢？」和尚道：「時候不早，你苟不畏瞌睡，還請耐著等我。」說完，在空中踱了幾遍，像在那裡想什麼似的。聽得遠遠的更鼓聲報著三更。四圍燈火一處處息了。才坐向旁邊低聲道：「你曉得漢獻帝怎樣的亡國麼？」尾生知他這句話很有意思，歎道：「大權既失，事無可挽，亡國之君，何止漢獻。」和尚道：「那就差了。我直對你說罷，這兒是什麼地方，想你是個聰明人，總也知道了。天下盡有許多書籍，讀書人沒見過，也盡有許多事情，聰明人想不出來的呢。那漢獻帝亡國一案，依著載籍上說，自然是曹操做的，豈知曹操還不過是個傀儡（傀儡）罷了。

你不讀過他「天命在我其為周文王」一語麼？這是英雄欺人之語，其實他是不為文王而不得呢。你是個讀過書的人，所以我特地引誘你到這兒來，把一冊海內孤本給你看呢。」說完，從一個枕箱中取出一冊古香古色斑剝陸離的書出來，交給尾生。

尾生接來一看，見上寫著《漢宮外史》四字。揭開看著那正文道：

文帝天縱睿聖，《典論自序》歷述武德，殊未自誇。如仲康文遠輩，久托心腹，朝歌令特乃父之荀文若耳。

一夕，文帝自藩邸燕見武祖，武祖方沐，拔足揮洗以出。語不移晷，帝推案以出，告左右曰：「田舍翁得擔石蓄，即不復他望。翁而終憤憤者，予必有以拯之。」未幾，武祖召吳質入，密語竟夜，質泄諸人曰：「大王病痰，恒一語三暈。且時道東阿賢，而色若甚不愉者。」

武祖雄略足制群後，獨不能馭愛子。東阿偶醉祖前，睨祖以笑曰：「千古英物，惟姬發耳，文王苟不旦夕死者，牧野之師，或反戈西向。」祖嘿然者久之，徐笑曰：「天下事大可為，餘老矣，禪讓之事，當為兒於門以內試之。」

建炎性頑固，欲以之嬖堯舜，此何可哉。惟其臣實不愧四門耳。華歆、王朗久事殘漢，而保身之智，切於君國，故露掌折盤之際，即漢非獻帝，何損於魏。

天命既改，鼎垂亦輕。若桀紂輩，智猶足以亡國，獻何敢望此二人哉。

後不必破壁始出，帝不必築壇始禪，祥符既定，天實助之。當壇未築，壁未破時，如崔琰輩目光如豆，猶謂一死可挽，其實死徒死耳。天子何能以鴻毛之生，失泰山之重，故凡崔琰輩者。實可諷之曰不識時務之大愚。

宮中事自九錫既假而後，悉主於武祖。孱主之命，懸於敗絲，嘗吾武祖曰：「苟得三盡菟裘，門以外事公實主之。」事為東阿聞，因而挾武祖益辦。

陳思華彩不實，任城雄武少智，苟無東阿為之兄，天下事大未可知，燃豆之詩，或且移以逼人，然魏祚之不永，君子不能無疑於此也。

看到這兒，覺得諸如此說，從沒有見過。沉思一回，恍然大悟過來，強笑道：「這書是好的。只見了徒令人不歡呢。」

和尚那時突變了一個樣子，頹然躺在個椅上，一雙眼淚不住的滾將下來。尾生也黯然了一回，歎道：「看著罷，終有個結果在那裡呢。」和尚從椅上直躍起來道：「所不與足下同心協力，有如此月。」不多一刻，兩人便靜悄悄的睡了。卻那裡睡得著？

只算是眼淚相對罷了。正在此時，尾聲忽然想起漁陽來。那知漁陽這時正把肚子都氣膨（鼓）了在那裡呢。真是：